

# 村前的小河

□李超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村前绕过，蜿蜒向东流去。水流一年四季变幻。春秋天水清而丰满，夏天水涨，变得浑黄而汪洋恣肆，到了冬天，则成了一脉细流。河上有座木桥，一条官道直通村口。

老辈人说，过去有一位懂堪舆的私塾先生来这里设馆，常说小村的风水好，三面环岗，一面临河，日后必出人物。如今村东的老祖坟里还留有一块他撰文的石碑，开头便是：“巍巍祖茔，在河之湾，黄冈罗后，绿波绕前，唯山明而水秀，故子孝而孙贤……”然而，世世代代过去，小村的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见过出过什么人物。新中国成立前，村里官最大的是保长，学历最高的是童生。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村里连一个高中生都没有。

大集体时，家家户户拉土沤粪，黄黄的土拉到了地里，为的是挣工分。后来是盖房，家家户户拉土垫地基。不知什么时候，村子周围的土岗被拉平了，成了一马平川。于是有人说，小村不出人物，是因为岗没了，不聚地气，跑了风水。说来也怪，似乎是对这种说法的批判，就在岗平了不久，小村却开始出人物了。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几乎年年都有考上学的。由中专到大专，由本科到研究生，一茬一茬的接连不断。学而优则仕！毕业的参加了工作，渐渐地就得到了提拔。不足千人的小村，县处级也有几个，乡科级就更多，有时回村办事，小轿车一辆一辆排成队，惹得邻村人好不艳羡。村里人见到了读书的好处，纷纷把孩子们送到城里就学，反倒是乡下读书的少。

无独有偶，出了些当官的，也出了些文人，有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书也出过几本，县、市、省级的会员也有几个。人们便又开始对小村重新审视，却

看不出和别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村前的小河，说是它的灵秀之气给小村带来了风水。

我于形家之道，向来是不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是小河带给我儿时的欢乐。

那时的小河水要远比现在丰盈，夏天涨水时漂满河槽，连水性好的成年人也很难横渡过去。水几乎要漫过木桥，站在桥上向下看，只觉得不是水在流动，而是桥在飞速地向上游飞，使人头晕目眩。水更大些，便会漫过河床，淹没村南边的大片洼地，四野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等水退了，一汪汪水坑里盛满了鱼虾。人们用紫穗槐条编成的鱼罩捉鱼，一罩下去，凭手感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儿碰撞。如果有，就弯下腰，伏在罩口上，把鱼儿捉上来。但水漫滩的时候极少，几年才会有一次，不常见的。

我和伙伴们在小河里游泳，在小河里摸鱼。那时的鱼儿真多，一晌午头，会摸个半洗脸盆鲫鱼，有时也会摸到鲢鱼和鲈鱼。到了冬天，小河被冰冻实，只有木桥下的桥墩旁不会结冰，大量的柳叶似的小白条鱼麇集在这里，望入水中如筐箩一般的黑影。我常常趁早上天蒙蒙亮，扛上鱼篓来到小河边，把鱼篓向桥墩旁猛地一舀，运气好时便会上半篓子活蹦乱跳的小白条来。如果一篓子打不住，鱼儿受惊后便会散开，再舀下去，最多能捞上几尾小鱼儿。

小河里不但鱼儿多，还有虾米和老鳖。有时我们在小河边抓到指头长的青得透明的大虾，掐头去尾生吃，滋味还真鲜。那时河里的老鳖也多，晌午时分，河里的老鳖会爬上河堤晒盖，此时你如果悄然走近，来不及跑的老鳖便都会像马车轱辘一般滚到河里。那时的老鳖没人吃，只能当药引，一只几斤重的老鳖在集上才卖八毛钱。我和邻居玩伴为了买一

架渔网，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放学后到河里扎老鳖。扎老鳖也得有技术，得会分辨老鳖吐出的气泡，看准老鳖换气冒起的一连串水泡，一叉下去，一个圆滚滚的老鳖便被叉了上来，运气不好会扎一两个，运气好时会扎三四个。星期天赶集卖鳖，卖了一秋天，终于换来两架撒网。有了先进工具，我俩又用柳条编了两个鱼篓，用带子挎上，天天放学全副武装下河，迎着落日撒向上游，再映着星光回到家中，鱼篓里常常收获颇丰。

夏天太热的时候，我会一人来到桥下，拍泥作枕，把身子泡在水中，美美地睡上一觉，只是有时会被小鱼儿剥啄脚指头弄醒。

小河牵着我的乡思，流过春夏秋冬，流走的是岁月，流不断的是乡情。前年冬初回乡小住，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我就披上大衣走向河边散步。初冬的早晨，河面上氤氲着蒙蒙水气，小河的微波摇着河边的碎芦，似有鱼儿在喋喋。远处蒲草深处，一群野鸭浮在水面，隐约可见，约有五六十只。我向它们走去，不容近身，扑扑棱棱全飞走了，飞向记忆深处……

小河依旧是儿时的小河，一霎间我似乎又回到了少年，仿佛我正披着霜风，扛着鱼篓，走向小桥。

乡亲们说，这些年由于污染，南边贾鲁河，西边的七里河都成了臭水沟，唯有这条小河水清依旧。特别是这几年，原本消失了的水草又丰茂了起来，双休日城里人来垂钓的特别多。这真是上天的眷顾呀！我不禁以手加额。在如今的工业社会，许多大江大河都受到了污染，而我们村前的小河能独善其身，该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但愿小河能永远清澈，永远地流在我心头……

## 雁鸣秋韵(四首)

□王绥青

### 游中牟森林公园

郁郁葱葱万顷槐 防风固沙前人栽  
黄河安澜东流去 长堤恰似观景台

### 鸟之恋

群鸟起落恋林荫 你唱她和如鸣琴  
自古良禽择嘉木 生态乃是生命根

### 雁鸣湖荡舟

雁鸣湖上泛轻舟 碧波荡漾柔似绸  
蒲花荡里笑声起 清风送爽夏如秋

### 读雁鸣湖

沐手捧读雁鸣湖 一层涟漪一页书  
才见鱼群衔歌去 又来蟹儿入画图

王绥青，原名王尔玺，笔名辛梓。诗人，书法家，国家一级作家。1936年生于河南卫辉。196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历任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师，汲县创作组组长，卫辉政协副主席，新乡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星》杂志、《莽原》杂志主编，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届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副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中国诗歌学会第一届理事。

## 中牟放歌

□李汤波

我们欣看  
这里诞生一个城的神话  
携手一个乡的神话  
铸就一个  
城乡一体的都市田园神话  
曾几何时  
未及消散的官渡之战硝烟  
裹挟着决堤的黄河泛滥  
我深爱的家乡  
就身披黄沙在天底下孤单  
背靠繁华都市  
掖藏陋街拐巷里，愁看  
日升日落  
雨淋雪寒  
家乡不想  
用炊烟多情地忧伤  
茁壮万亩沃野的瓜蒜米粮  
鸣笛启程的汽车  
鳞次栉比的楼苑  
都诠释着刚强，誓要  
走出狭窄而又困惑的梦魇  
抛却  
与世隔绝  
黯然彷徨  
领航者  
把中牟梦绘就得远瞩高瞻  
安得广厦千万间，万民添笑颜  
美男潘安牵手方特动漫  
绿博田园呼应万亩农园  
你可徜徉贾鲁新湾  
流连忘返雁鸣湖畔  
也可吟咏四牟公园  
高歌悠悠牟山之巅  
我敢说  
如今的家乡  
直起腰杆，冠绝中原  
都市田园的神话里  
挡不住蓬莱诸仙的艳羨

李汤波，河南中牟人，河南省小小说学会理事，出版小说集《算卦》《露脸》。有4篇小小说先后入选中国年度选本。《露脸》一文入选2011~2012学年苏教版高中结业考试试卷现代文阅读材料。

## 作者简介

李超，河南中牟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河南日报》《郑州日报》《奔流》等报刊，郑州市诗词学会理事，中牟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 祖母的麦场

□袁一明

通常每年芒种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便是属于祖母的麦收季。

紧张的人欢马叫、机器轰鸣过后，80多岁的祖母颠着玲珑的小脚，挎着一只竹篮，蹒跚在空旷田野上整齐的麦茬间，捡拾散落的麦穗甚至是麦粒。夏日午后的骄阳使许多人早已酣眠。田野里只有成群的麻雀和刚出土的秋苗做伴，而祖母的脸上却荡漾着微笑与满足。在一次次的不断弯腰与直起的过程中，空空的篮子逐渐充盈。

麦场就在附近，满满一篮麦穗很快被搬运过来。几次往返，这里便堆成了一座小小的麦穗的山。然后祖母盘腿席地而坐，拿起洗衣用的棒槌，一下下敲在酥脆的麦壳上，饱满的麦粒便顽皮地蹦跳着破壳而出。

拿起簸箕，撑开双臂，一下下的掀簸

使麦壳像一群飞舞的白色蝴蝶翻飞在祖母周围。不久，壳与麦便泾渭分明。将大部分麦子收进袋中，眼前便剩下一堆隐没了少量麦粒的尘土。祖母双膝跪地，近乎匍匐，将掺杂了麦粒的尘土双手掬起轻轻放入铁筛中。头上骄阳高挂，身下大地炙烤，使她铜褐色的面庞很快聚集了颗颗水珠，水珠不时滚落，重重地砸在眼前的尘土里，白色的尘土立刻便显现出一个小小的坑窝。

最后几粒麦子被细心地捏起后，祖母僵硬的身躯终于得到些许放松。只见她双手撑地，先蹇起一条腿，又支起一只脚，接下来又半蹲着用双手抓起地上的铁筛，在尘土飞扬中使几粒携尘裹土的麦子跳跃翻飞最终爽落出尘。

刚经历过“大战”的麦场光滑耀眼，白得刺目。麦场空旷，唯有祖母沉浸在

自己的丰收里。一个麦收季，祖母捡拾的麦子竟然满满地装了两大袋！然而彼时家中一人多高的粮仓早已满满当当，祖母的麦子便显得可有可无。但这个经常把“饱时省一口，饿时得一斗”挂在嘴边的老人、这个曾经讨饭养活五个子女的老人几乎是把一切可食的东西奉为了神灵，怎会容忍颗颗麦粒被遗弃在荒野之中！于是便对子女们的劝说置若罔闻，仍旧年复一年地忙碌在复收的田野与空旷的麦场里。

如今，又一个麦收时节将要到来，但祖母已去世10年，曾经的麦场也将高楼崛起。沧海变迁，世事莫测。有时对着饕餮盛宴，大快朵颐之余，看着满桌依然整齐却要遭受被遗弃命运的餐食，我常常想，祖母若见，不知该会是如何一番唠叨。

## 作者简介

袁一明，郑州中牟人。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多家杂志与网络平台发表散文、小说、杂文多篇。